春秋傳說彙纂

莊公 八

D1-12
2515
10-75

門 白12
號 2315
冊 100-75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八

乙未 莊王十一年 **八年** 齊襄十二年。晉繒十九年。衛惠十四年。蔡哀九年。鄭厲十五年。子儀八年。曹莊十六年。陳宣七年。杞靖十八年。宋閔六年。秦武十二年。楚文四年。

春王正月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

公羊 次不言俟。此其言俟何。託不得已也。

穀梁 次止也。俟待也。

胡傳 用大衆曰師。次止也。伐而次者。有整兵慎戰之意。其次善之也。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其次譏之也。次于匡。于聶北。于滑。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也。俟而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是

也。何俟乎陳蔡。或曰。陳蔡將過我俟而邀之也。或曰。魯將與陳蔡有事於鄰國。而陳蔡不至。故次于郎以待之也。若是皆非義矣。其曰次。曰以俟者。深貶之也。

集說　杜氏預曰。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駐師于郎以待之。　孔氏穎達曰。唯言以俟陳蔡。不知何故待之。下有師及齊師圍邾。或與陳蔡同計。故云期共伐邾。陳蔡不至。故待之。賈逵及說穀梁者。皆云陳蔡欲伐魯。故待之。陳蔡於魯。竟絕路遥。春秋以來。未嘗構怨。何因輒伐魯也。又俟者。相須同行之辭。非防寇拒敵之稱。若是畏其來伐。當謂之禦。不得稱俟。故知期共伐邾耳。何休服虔亦言欲共伐邾。無寇而次。是欲自爲寇也。　趙氏匡曰。師駐曰次。惡與師也。以討罪救亂。則不當與師。惡其與師無名。故書次。　陸氏淳曰。非奉王霸之命。及齊師以伐之。春次于郎。以俟陳蔡。我俟之也。及齊師以圍之。孫氏覺曰。邾與魯爲同姓之國。莊公無親親之恩。率諸侯

我約之也。其爲志者皆我也。所以見內之罪也。　陳氏傅良曰。此吾君將也。何以稱師。莊之會齊皆譏也。莫甚於及圍邾。是故一貶之。師行不言次。必久而無功也。而後言次。吾師嘗久外矣。而莊公特書次。以莊之不競於齊也。俟陳蔡不至。及齊圍邾。邾降于齊師。以正月治兵。及秋而還。斯可以言次矣。　張氏洽曰。不由王命。妄興師衆。久次於外。無名而動。期會莫應。故書師次。又書俟。以深責之。　李氏廉曰。春秋書內外之次十二。胡氏分三例。伐而次。善之也。救而次。貶之也。次而俟。無名之師也。莊三年。公次滑。三十年。師次成。皆可入救而次之例。莊十年。襄元年。仲孫蔑會四國次鄫。可入伐而次之例。莊十年。齊宋次郎。可入無名之例。又有次而伐者。亦貶之。楚蔡次厥貉。齊衛次五氏。垂葭。蘧蔭也。　汪氏克寬曰。十二公惟莊公書次者三。昭公書次者三。莊公忘親釋怨。欲救紀與鄫而不能。俟陳蔡不至。而遂及齊圍邾。昭公失國而祈哀乞憐於齊晉。卒至客死。皆惡之大者。故書以

示戒是以他公之次皆不書。湛氏若水曰。春秋無義戰。敵加於已。不得已而應之。人來會已。不得已而會之。猶可言也。至於先出而侯之。罪在我矣。不可言也。侯

甲午治兵 治公作祠

公羊 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禮一也。皆習戰也。何言乎祠兵。爲久也。曷爲爲久。吾將以甲午之日。然後祠兵於是。

穀梁 出曰治兵。習戰也。入曰振旅。習戰也。治兵而陳蔡不至矣。兵事以嚴終。故曰善陳。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此之謂也。者不戰。善戰者不死。善死者不亡。

胡傳 此治兵于郎也。侯而不至。暴師露衆。役久不用。則有失伍離次。逃亡潰散之虞。故復申明軍法以整齊之。其志非善之也。譏黷武也。

集說 劉氏敞曰。治兵者何。習戰也。常事不書。此何以書。譏。何譏爾。春而治兵。不時也。治兵以俟陳蔡也。何以不言地。國中則不言地。何以不言公。國中則不言公。又曰。左氏曰。治兵於廟。禮也。非也。凡出曰治兵。入曰振旅。是以秋治兵。春振旅。今魯以春治兵。治兵非其時。何以爲禮乎。且若中禮。是則常事耳。亦何足書乎。又言於廟。夫廟中嚴矣。非治兵之地也。張氏洽曰。久次於外。而所俟者不至。衆心不一。故申明約束。以訓齊其衆。而不知出不以律。已失治兵之本矣。雖欲治之。其將能乎。書曰治兵。治者。不治者也。程氏端學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故治兵於閒暇之時。而用之於不得已之際。則師出以律矣。今莊公輕次於外。俟陳蔡而不應。衆心離貳。然後治之。末矣。李氏廉曰。周禮中春教振旅。遂以蒐中夏教茇舍。遂以苗中秋教治兵。遂以獮中冬教大

閱。遂以狩。然春秋有書治兵大閱者。其只講武而不及於獮狩乎。有書蒐書狩者。其兼及於振旅大閱乎。穀梁治兵之義甚善。但注者以爲予莊公能以嚴終。則失之矣。　汪氏克寬曰。周禮大司馬。因秋獮治兵以教戰。公穀皆言出而治兵。今莊公不以仲秋田狩而教戰。又不治兵於次郎之後。皆非禮也。蓋莊公之治兵。非預備不虞之意。實久役不得已而治之爾。大閱治兵。皆一經之特筆。而桓公有所畏而大閱非其時。莊公有所俟而治兵非其地。故皆特書以示貶。不然。常事不書。

夏師及齊師圍成成降于齊師　成公作成降戶江反

胡傳　仵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

胡傳　書及齊師者。親仇讎也。圍成者。伐同姓也。成降于齊師者。見伐國無義而不能服也。於是莊公之惡著矣。

集說　范氏甯曰。成。同姓之國。而與齊伐之。是用師之過也。　劉氏敞曰。成者何。國也。降者何。降之者何。降者。未失其國家者也。降之者。失其國家者也。未失其國家者復見。失其國家者不復見。猶遷也。又曰。公羊以爲成者。盛也。諱滅同姓也。不言降吾師。辟之也。非也。實共圍盛。改謂之成。實滅其國。改謂之降。實降於魯。又獨言齊。皆非聖人之文也。凡聖人諱國惡。亦在可諱之域。不在不可諱之域。如改白爲黑。曰已爲人。豈獨非道。亦不可傳世矣。又曰。穀梁曰。不使齊師加威於成。故使若齊無武功而成自降。審如此。春秋爲縱失齊師之惡也。其意雖欲貶齊存成。其實乃爲齊文過。　張氏洽曰。書及內之志也。魯與成皆文王之昭。蓋同姓兄弟之當親者。

莊公忘親而志於取邾。始侯陳蔡而陳蔡不來。然後要齊以圍之。所以邾不服魯而降于齊。春秋直書。以見其從讎而貪利。資人以虐小。二國同役而不同心。敵遂得以間之。魯師之出。大無功也。故略公而書師。以著其輕用民力之罪。　吳氏澂曰。說者謂魯欲取邾。而結陳蔡同伐。陳蔡不至。乃藉力於齊。案魯弱於齊。齊豈肯爲魯役。魯亦何敢役之哉。蓋齊欲圍邾。而徵兵於魯與陳蔡爾。邾畏齊而不畏魯。故齊魯同圍。而邾獨降齊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圍國二十五。始於此。而終於宋人之圍曹。　湛氏若水曰。莊公舍復讎之義。而反同之以伐邾。宜邾人之不服而降齊也。

秋師還

還音旋

後同

穀梁　還者。事未畢也。遯也。

胡傳　書師還。譏役久也。案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邾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衆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邾而邾不服。歷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也。至是師還。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爲重矣。義繫於師。故不書公。以著勞民毒衆之罪。爲後戒也。春秋王道輕重之權衡。此類是矣。

集說　趙氏匡云。左氏云。君子是以善魯莊公。勞師會讎。何善之有。且齊強魯弱。自當不敢爭也。　孫氏復曰。春秋用師多矣。未有言師還。此言師還者。惡其與強讎覆同姓。踰時還也。　劉氏敞曰。公羊曰。病之也。曰。師病矣。非師之罪也。然則理實貶之。何言善之乎。　崔氏子方曰。歷三時而師還。春秋所以始終其事而見其惡。

劉氏絢曰。春秋之世。用師多矣。未有所書如此之詳者。何則。莊公此師。尤爲非義。上既不用天王之命。無故

而興師。自正月次于郎以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可謂無名矣。甲午治兵。可謂黷武矣。夏師及齊師圍郕。郕又降于齊。可謂無義矣。歷三時而師還。可謂害民矣。夫逆天道。親仇讎。圍同姓。勤民力。與國不信。伐國不服。故聖人備書之。　王氏汎曰。公圍郕而始末稱師者。刺之也。薛氏季宣曰。師還何幸之有。何幸乎師之還。公欲取郕而力不足。藉力於齊而齊取之。以夏降郕。及秋而反。公謀擊齊而遂不果。故遲遲也。莊公忘國之大恥。滅同姓。親讎敵。暴師之久。書之。危辭也。　陳氏傅良曰。師還不書。書還。危不得還也。　趙氏鵬飛曰。書還不書至。蓋無功而返。何辭而告廟也。或者以還爲善詞。夫出師無名。三時而反。猶曰善之。春秋之法。不如是之疎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還例四。歸父還自晉。公還自晉。士匄侵齊。聞喪乃還。皆善詞也。獨此年師還。則異乎是。　汪氏克寬曰。莊公之伐衞納朔。與僖公之侵蔡伐鄭圍新城。成公之如京師伐秦。定公之會召陵侵楚。皆歷三時而始返。皆不書師還。考其時而久役黷武之罪自見。獨此年無名興戎。師出無功。春秋沒公不書。以深貶之。苟不書師還。則不見其久役大衆之惡。故備書始末。結正莊公之罪也。　邵氏寶曰。君將不稱帥師。正也。三稱師而不及君。變乎正矣。

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

左傳　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期戍。公問不至。請代。弗許。故謀作亂。僖公之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衣服禮秩如適。適子。襄公絀之。二人因之以作亂。連稱有從妹在公宮。無寵。使間公。曰。捷。吾以女爲夫人。遂田於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於車。傷足。喪屨。反。誅屨於徒人費。弗得。鞭之見血。走出。遇賊於門。劫而束之。費

曰。我奚御哉。祖而示之背。信之費請先入。伏公而出。鬬於門中。石之紛如死於階下。遂入。殺孟陽於牀。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於户下。遂弑之。而立無知。初。襄公立。無常。鮑叔牙曰。君使民慢。亂將作矣。奉公子小白出奔莒。亂作。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來奔。初。公孫無知虐於雍廩。

葵丘。杜注齊地。臨淄縣西有地名葵丘。後漢志。西安縣有蘧丘亭。亦名渠丘。即古葵丘也。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三十里有西安故城。葵丘在其處。姑棼。杜注齊地。即薄姑也。今青州府博興縣東北十五里。有薄姑城。貝丘。杜注齊地。樂安博昌縣南。有地名貝丘。今青州府博興縣南。有貝中聚。

胡傳　案左氏。齊侯游於姑棼。遂田於貝丘。徒人費遇賊於門。先入伏公。出而鬬。石之紛如死於階下。是能死節者也。春秋重死節之臣。而法有特書。其不見於經。何也。如費等。所謂便嬖私暱之臣。逢君之惡。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使百姓苦之者也。與大臣孔父仇牧。義形於色。不畏強禦。以身死其職。則異矣。當是時。管仲隰朋。鮑叔。皆沈於下僚。不見庸也。而徒人費。石之紛如。乃得居左右。襄公之所疎遠。大一也。桓公用之。則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由親賢人。遠小人。所以興也。襄公用之。不能保其身。死於户下。由親小人。遠賢人。所以亡也。此二人雖死於難。與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猶不逮焉。乃致亂之臣。死不償責。又何取乎。

集說　劉氏敞曰。穀梁曰。大夫弑君。以國氏者。嫌也。弑而代之也。非也。宋萬豈亦弑而代之者乎。公子商人。豈非弑而代之者乎。　陳氏傅良曰。此公孫無知也。其曰無知何。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弑君者連稱管至父。則其專罪無知何。君弑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春秋誅利心。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弑齊襄。無知與

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爲逆首。公子棄疾實弒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爲逆首。張氏洽曰。無知。公孫也。不書氏。從同同也。又曰。齊襄之見弒。以禍本言之。則無知之氏。從同同也。與翬州吁同。例舉於此。後皆稱亂嫡積漸於僖公之時。而襄公之惡積不可揜。如抗王伐衛。殺魯桓公。色荒禽荒。暱比小人。以至禍發蕭牆。身殲賊手。考其即位至今。所書齊事。無非亡國戕身之媒。所謂積不善之餘殃也。家氏鉉翁曰。齊襄淫亂不道。今而見弒。亦天討也。春秋爲之從州吁弒之例。削無知族。以正其弒君之罪。何哉。曰。無知弒君自立。志在乎篡。罪在不赦。故從州吁之例。去其族而以賊討之。汪氏克寬曰。徒人費。石之紛如。孟陽死於襄公之弒。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祝佗父。申鮮。死於莊公之弒。皆不得以死節書。蓋近暱嬖幸之臣。從君於昏而任其禍。未可以死節許之也。又曰。文定謂州吁不氏。責衛莊不待以公子之道。無知不氏。責齊僖不待以公孫之道。斯亦一義。然督萬亦以國氏。蓋隱桓莊之春秋。凡賊皆名之。大義既明於初。其後皆以氏稱。張氏之言。乃程子之意也。

案　無知不稱公孫。絶其屬籍也。胡傳罪僖公。恐非篤論。故刪之。

丙申　莊王十二年　**九年**　齊桓公小白元年。晉繒二十年。衛惠十五年。蔡哀十年。鄭厲十六年。子儀九年。曹莊十七年。陳宣八年。杞靖十九年。宋閔七年。秦武十三年。楚文五年。

春齊人殺無知

左傳　九年春。雍廩殺無知。

胡傳　殺無知者。雍廩也。而曰齊人者。討賊之辭也。弒君之賊。人人之所惡。夫人之所得討。故稱人。人者。衆

辭也。無知不稱君。已能君。齊人亦莫之君也。

集說　孫氏復曰。案隱四年。衛人殺州吁于濮。此不地者。齊人即於國內殺之也。稱人以殺。討賊辭。劉氏敞曰。傳曰。雍廩殺之。雍廩殺之。則其稱人以殺之何。討賊之辭也。又曰。穀梁曰。無知之弒。無知弒君以代其位。不可復氏公子。夫殺有罪也。非也。無知。明無知者。齊人之賊。亦不煩再又上有齊人。下有無知。故挈之也。無知又非大夫而以大夫氏國爾。非謂失嫌。故例解之。似仍失指。陳氏傅良曰。無知當踰年。則其曰齊人殺無知何。是不成君之辭也。向也州吁之弒。衛人爲之變。不踰年卒討之。今也無知之弒。齊人亦爲之變。踰年卒討之。是故無知不成君。而雍廩得書人。是國有臣子也。張氏洽曰。稱人者。弒君之賊。人無貴賤。皆得殺之。所以尊君父。廣忠孝。而誅惡逆也。吳氏仲迂曰。聖人以討賊寄之人人。亂臣賊子。無容足之地矣。汪氏克寬曰。春秋之例。稱人以殺而不去其官。則非討賊也。經書殺弒賊者十。州吁。無知。陳佗。夏徵舒。晉里克。衛甯喜。齊商人。楚虔。公子比。蔡般是也。州吁無知。國人能自討賊。陳佗徵舒。待蔡人楚人討之。無臣子矣。然皆以討賊書之也。晉惠因里克弒君而得國。衛獻因甯喜弒君而復國。利其所爲。使復爲大夫。既又忌而殺之。非討賊也。故以國殺大夫爲文。楚棄疾誘比以爲君之利。而俾當弒君之名。既而殺之。意在代其位。亦非討賊也。故以兩下相殺爲文。齊商人。楚虔。蔡般。則國人君之。諸侯會之。不知其爲賊矣。故春秋亦不得用討賊之例也。張氏溥曰。左傳云。無知虐於雍廩。雍廩因而殺之。非如石碏之以義討也。然齊人不能討。雍廩討之。即有憾。庸何傷。是故衛齊均稱人以殺。義雍廩者。猶之義石碏也。

公及齊大夫盟于蔑

魯地。琅琊繒縣北有蔑亭。今在

山東兗州府嶧縣東八十里故鄫城。

左傳 齊無君也。

公曷爲與大夫盟。齊無君也。

公羊 公不及大夫。大夫不名。無君也。盟納子糾也。

穀梁 及者。內爲志。大夫之名氏也。曰公及齊大夫盟者。譏公之釋父怨。

胡傳 親仇讎也。或曰以德報怨。寬身之仁。何以譏之也。曰德有輕重。怨有深淺。怨莫甚於父母之讎。而德莫重乎安定其國家。而圖其後嗣也。有父之讎而不知怨。乃欲以重德報之。則人倫廢。天理滅矣。然則如之何。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集說 范氏甯曰。春秋之義。內大夫可以會外諸侯。公不可以盟外大夫。所以明尊卑。定內外也。今齊國無君。要當有任其盟者。故不得不以權通禮。君前臣名。齊無君。故大夫不名。故不當納而不納。故惡內也。案讎人之子。本不當納。有何惡乎。

趙氏匡曰。納讎人之子。損禮而盟大夫。故盟書公及大夫。以明非大夫之罪也。所以異於高傒及處父也。

劉氏敞曰。其言及齊大夫何。盟納子糾也。盟納子糾。則何以不名其大夫。公之納子糾。其所納也。若曰爲齊大夫。則可以納也。又曰。杜氏曰。大夫非一。故不稱名。非也。大夫雖衆。固應名其貴者一人而已。經曰及諸侯晉大夫盟。豈晉國大夫皆在邪。

孫氏覺曰。春秋之義。魯公及外大夫盟。非外大夫之罪。則書人不言其名者。成二年。盟于蜀是也。外大夫及公盟而伉公者。則没公而書名。若但與微者也。莊二十二年。及齊高傒盟于防是也。蓋曰。諸侯君也。外大夫。臣也。君有常尊。臣有常

卑。所以正君臣之分。而防僭禮之萌也。以大夫之卑。而敵諸侯之尊。大夫之罪也。明書大夫之名。以著其罪。沒我公之號。示不與大夫之得僭也。以諸侯之尊。而求與大夫盟者。則魯公之罪也。明書魯公之及。以著其罪。沒大夫之名。以人書之。不與大夫之敵諸侯。若微者。則不嫌也。公及齊大夫盟于蔑。既書公矣。又書大夫而不名。公則有罪。而大夫無嫌也。莊公父見弒於齊。不以復讎爲念。而爲齊立君。又屈諸侯之尊。以與大夫盟。公則有罪矣。齊之大夫。無君於上。而公子在外。故以一時之權。伉公而盟于蔑。聖人深察人情之難。而盡一時之變也。公則有罪。而大夫無嫌。故變例而書之。　朱子曰。以直報怨者。不以私害公。不以曲勝直。當報則報。不當報則止。一觀夫理之當然。聖人之心。終不使人忘怨而沒其報復之名者。亦以見夫君父之讎。有不得不報者。而申夫忠臣孝子之心也。若於其所怨。而反報之以德。誠若忠且厚矣。而於君父之讎。亦將有時而忘之。豈不悖天

理之甚也哉。或曰。君父之讎。亦有當報不當報之別乎。曰。周禮有曰。殺人而義者。令勿讎。此不當報者也。春秋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當報者也。當報而報。不當報而止。是即所謂直也。　李氏廉曰。春秋於蔑之盟書齊大夫。亳之盟書晉大夫。其詞雖同。然齊無君而書大夫。非貶詞。又書公及。則大夫無伉公之嫌。而罪公之及齊明矣。管靈初即位。而趙盾書大夫。則趙盾之專可知。其書公會。雖譏公之後至。然乃所以見趙盾之強諸侯。爲此盟也。又曰。子糾三傳皆以爲當納。趙子程子胡氏以爲不當納。所以然者。杜氏以子糾小白。竝齊僖之子。而糾長。故當立。穀梁曰。齊無知弒襄公。公子小白出亡。似若以爲襄公子矣。而終以糾爲兄。故亦以爲當立。獨程子用史記證之。而定以糾爲襄公子。於是魯納讎之罪明。定以糾爲小白弟。於是糾不當立之義著。然後糾不書子。小白之繫齊。管仲之不死。魯之忘親釋怨。皆得其說矣。

邵氏寶曰。盟以謀納糾。內則釋怨

親雠。外則輔少伉長。如倫理何。人莫甚於父母之雠。國莫大於少長之序。

夏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左作納子糾

左傳 夏。公伐齊。納子糾。桓公自莒先入。

穀梁 大夫出奔反。以好曰歸。以惡曰入。齊公孫無知弑襄公。公子小白。不能存。出亡。齊人殺無知。而迎公子糾於魯。公子小白。不讓公子糾。先入。又殺之於魯。故曰齊小白入于齊。惡之也。

胡傳 左氏書子糾。二傳曰。伐齊納糾。君子以公穀爲正。納者。不受而強致之稱。入者。難詞。糾不書子者。明糾不當立也。以小白繫齊者。明小白宜有齊也。所以然者。襄公見殺。糾與小白皆以庶子出奔。而糾弟也。又未嘗爲世子。案史稱周公誅管蔡以安周。齊桓殺其弟以反國。是糾幼而小白長。其有齊宜矣。宜則何以不稱公子。內無所承。上不稟命。故以王法絶之也。

集說 范氏甯曰。春秋於內公子爲大夫者。乃記其奔。子糾不爲大夫。故不書其奔。鄭忽既受命嗣位。是以書其出。然則重非嫡嗣。官非大夫。皆事例所略。故許叔蔡季。小白重耳。通亦不書出。何休曰。三年。溺會齊師伐衛。故貶而名之。四年。公及齊人狩于郜。故卑之曰人。今親納雠子。反惡其晚。恩義相違。莫此之甚。甯謂雠者無時而可與通。縱納之遲晚。又不能全保雠子。何足以惡內乎。然則乾時之戰不諱敗。齊人取子糾殺之。皆不迄其文。正書其事。內之大惡。不待貶絶。居然顯矣。二十四年。公如齊親迎。亦其類也。惡內之言。傳或失之。杜氏預曰。二公子各有黨。故雖盟而迎子糾。當須伐乃得入。又出在小白之後。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本無位。孔氏穎達曰。昭十三年傳。稱桓公有國高以爲內主。則國子高。是小白之黨也。彼迎小白既早。公送子糾又遲。

公伐齊納子糾始行即書小白入齊得告乃書故至齊之時出小白之後也傅例曰凡去國國逆而立之曰入小白稱入從國逆之文以其本無位也若本有位則當云復歸孫氏復曰夏公伐齊納子糾其言齊小白入齊者小白爭立也言入者皆非世嫡劉氏敞曰公羊云納者入辭也非也納者納辭耳得入不得入未可知也非入辭也又曰伐而言納者猶不能納也亦非也有伐而納者有圍而納者有未嘗伐未嘗圍而納者各據實書之耳糾不稱公子君前臣名也非也糾失國在魯本非魯臣何以責以君前臣名乎且若稱公子糾則可謂非君前臣名乎又云以國氏者當國也非也凡言當國之說皆無通例不可條貫孫氏覺曰春秋之義納者不宜納也桓公見弒於齊齊之與魯有不同天之讎仇讎之國無時而可與通也莊公忘君父之大讎伐齊而納讎人之子書曰納者不宜納也程子曰桓公子糾襄公之二子也桓公兄而子糾弟襄公死則桓公當立春秋書桓公則曰齊小白入齊小白言當有齊國也於子糾則止曰糾不言齊以不當有齊也不言子非君之嗣子也公穀并注四家皆書納糾左傳獨言子糾誤也然書齊人取子糾殺之者齊大夫嘗與魯盟于蔇既納糾以爲君又殺之故書子是二罪也胡氏銓曰齊不受子糾而公必納之故先書公伐齊見齊不受子糾也欠書納糾見公黨讎之子也朱子曰程子以薄昭之言證桓公之爲兄則荀卿嘗謂桓公殺兄以爭國而其言固在薄昭之前矣蓋未可以此證其必然但以公穀春秋所書之文爲據而參以夫子荅子路子貢之言斷之可也蓋聖人之於人不以罪掩其功亦不以功掩其罪今於管仲但稱其功不言其罪則可見不死之無害於義而桓公子糾之長少亦從以明矣又曰仲之所以不死者正以小白兄而子糾弟耳若使糾兄而當立則齊國之士君臣之義無所逃矣陳氏傅良曰凡納所宜納皆不書必不宜納也而後書襄公吾讎也而納其亡公子

夫之所欲立。然有魯兵見伐。奉糾爭國。故小白亦藉莒兵護送。而後得入齊。非如歸之易也。　李氏廉曰。春秋書納七。皆不當納也。糾不書公子。與捷菑同。公之伐戰。與晉之弗克納異。糾捷菑納。蒯聵無親之罪大也。蒯聵得書世子。而糾捷菑不書公子者。書世子以著靈公之失也。楚之納頓子。納公孫寧儀行父。齊之納北燕伯。皆內弗受之謂也。納郜鼎同此義。又曰。公子入國而繫國者。齊小白莒去疾。齊陽生皆宜有國者也。　汪氏克寬曰。杜氏注。小白僖公庶子。子糾小白庶兄。公羊謂小白稱入爲簒詞。穀梁謂小白不讓子糾。大史公序。小白次子糾。皆以子糾爲兄。小白爲弟。且謂皆僖公寵於僖。而程子謂襄公蒙襄公立而言。今考小白子糾。其爲僖公或襄公之子。則不可考。然以經考之。忽繫鄭而突不繫鄭。鬻繫曹而赤不繫曹。則嫡庶之辨也。捷菑不繫邾而書弗克納。則以爲德是納不宜納也。　呂氏大圭曰。伐齊納糾。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故納而得入。則書其國。楚人納頓子于頓。楚人納公孫寧儀行父于陳是也。未得國而入於邑。則書邑。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世子蒯聵于戚是也。莊公納子糾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未能入。故但書納。以見其不能納也。　張氏洽曰。左氏作納子糾。今從公羊穀梁作納糾。案正義云。今定本乃有子字。則知左氏古本亦作納糾矣。又曰。莊公忘齊之讎。而納其公子。又所奉者不正。故特書納糾以罪之。桓公當立而書入。無王命也。　趙氏鵬飛曰。魯莊之伐齊。似矣。惜乎其以納糾也。使移此以爲復讎之師。魯其庶乎。春秋書其故。以其非讎齊而德齊也。　吳氏澂曰。齊人初欲迎糾。既而當國者知糾之不如小白。故拒糾而召小白。先入於國而奉以爲君。小白之立。蓋齊國公議爲之。所以社稷計也。則小白乃齊國之所共戴。而糾特魯君之私納。故曰齊小白。言其當爲齊君也。入者。難詞。雖齊大

長幼之辨也。今小白繫齊。則鄭忽曹羈之例也。糾不稱子而稱納。則捷菑之例也。是則小白當立。而糾不當立明矣。以經別傳之眞僞。則公穀杜氏不可信也。況夫子盛稱管仲之功。而不責其忘君事讎。別其長幼是非。豈不灼然可見哉。魯莊忘讎而納其公子。奉少奪長。興師以助不正。卒至於敗。書公伐齊。書納而罪惡著矣。又曰有當入而言入者。難詞也。有不當入而言入者。逆詞也。許叔之入。小白之入。當入者也。鄭突之入。衛朔之入。不當入者也。齊陽生入于齊。與此書法雖同。然下書陳乞弒荼。則知陽生之入。所以篡荼矣。讀經當合上下文觀之。

案左氏經文公伐齊納子糾。繫子於糾。而不繫於小白。是以子糾爲兄也。公穀經文雖稱糾。不繫子。而公羊謂糾宜君。穀梁謂糾可立。亦以子糾爲兄也。三傳注疏竝無異說。其見於他書者。荀卿謂桓公殺兄。史記序糾於小白之上。蓋皆以子糾爲兄也。獨薄昭與淮南王書謂齊桓殺弟。韋昭注曰。子糾兄也。言弟者。諱也。趙氏汸曰。時漢文於淮南爲兄。故避兄而言弟。是則薄昭所云。乃一時遷就之語。而非不易之論也。程子及胡傳據公穀經文稱糾不繫子。遂直以糾爲弟。而諸家多因之。夫公穀之傳所以釋經也。取其經而背其傳。不幾進退兩無據乎。朱子論語或問。引用程子說。而其荅潘友恭書。又引荀卿殺兄之語。而以薄昭所云爲未必然。蓋兩存之。而未嘗有所偏主也。今故從朱子而兩存之。再考叔向謂齊桓爲衛姬之子。有寵於僖。史記謂襄公次弟糾次弟小白。又謂小白母衛女也。其說與叔向同。杜氏預謂小白庶兄。是俱以糾與小白爲僖公子也。獨穀梁謂無知弒襄公。公子糾公子小白出亡。啖氏助趙氏匡主穀梁之說。謂襄被弒二公子乃出奔。以二公子爲襄公之子。程子及胡傳皆主之。二說未詳孰是。亦竝存焉。

秋七月丁酉葬齊襄公

集說　杜氏預曰。九月乃葬。亂故。張氏洽曰。無知已誅。可以葬矣。陳氏傅良曰。卒王姬。不得不卒也。葬齊襄公。不得不葬也。

八月庚申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乾音干　乾時。

杜注　齊地。時水在樂安縣界。支流旱則竭涸。故曰乾時。今樂安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博興縣北。時水在縣南。

左傳　師及齊師戰于乾時。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公也。

胡傳　案左氏戰于乾時。公喪戎路。傳乘而歸。則敗績者本忘親釋怨。欲納讎人之子。謀定其國家。不爲復讎與。公也。能與讎戰。雖敗亦榮。何以不言公敗之也。公之戰也。是故没公以見敗。若以復讎舉事。則此戰爲義戰當書公冠於敗績之上。與沙隨之不得見平丘之不與盟爲比。以示榮矣。惟不以復讎戰也。是故諱公。以重貶其忘親釋怨之罪。其義深切著明矣。

集說　趙氏匡曰。內敗不書。此書者。納讎喪師以惡內也。劉氏敞曰。此言敗何。公佚獲也。戰而大敗。蓋僅然後免爾。師敗恥也。佚獲辱也。恥可言。辱不可言也。公羊曰。內不言敗。此言敗者。伐敗也。非也。若魯實以復讎而戰者。伐敗也。春秋不宜不言公。若以復讎者在下。故不言公。春秋豈奪人臣子意哉。臣有善言。君行之。則君善也。奈何以復讎者在下。則不以其美歸公哉。程子曰。及其師。非卿也。公戰諱敗。凡言敗績。大敗也。小小勝負不書。趙氏鵬飛曰。春秋內戰未有書敗績者。皆爲之諱也。今乾時之戰。內忘父讎。而外爲齊納不當立之君。莊公之過。非徒日月之食也。終身之罪也。尚何足爲諱哉。或者以我伐齊爲有復讎之名。故聖人與之。不諱其敗噫。

莊所納者讎之子。而名爲復讎。有是理乎。　汪氏克寬曰。書齊師。書我師。則非師少矣。上文書公及齊大夫盟。公伐齊。則此戰乃公及之戰。不待考傳而知之也。然不書公。而以微者之辭及戰者。所以著公志在於納糾。而不在於敵讎也。經書內戰者三。書敗外師者八。言敗者。勝彼。言戰者。爲彼所勝也。內諱敗言戰。乃敗矣。故奚升陘。皆不言敗績。升陘諱公不書。爲公諱敗也。獨此書敗績。湛氏若水曰。魯與齊之讎。不共戴天也。莊公忘復讎之義。爲納糾之舉。而與之戰。其道已顚賓矣。焉得而不敗。季氏本曰。莊公輔邪奪正。志在必爭。乾時之戰。書及在魯。以見齊人本不欲戰。而魯決求一逞也。王氏錫爵曰。齊讎國也。而爲之納君。卽致敗衂。其誰憐之。

九月齊人取子糾殺之

左傳　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管召讎也。請受而甘心焉。乃殺子糾於生竇。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而稅之。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於高傒。使相可也。公從之。

生竇。杜注魯地。史記作笙瀆。賈逵曰。句瀆也。今山東兗州府曹州北有句陽古城。卽句瀆故地。堂阜。杜注齊地。東莞蒙陰縣西北有夷吾亭。鮑叔解夷吾縛於此。因以爲名。今堂阜在山東青州府蒙陰縣西北。

公羊　其取之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殺之也。

穀梁　外不言取。言取。病內也。取易辭也。猶曰。取其子糾而殺之云爾。十室之邑。可以逃難。百室之邑。可以隱死。以千乘之魯。而不能存子糾。以公爲病矣。

胡傳　取者。不義之詞。前書納糾不稱子者。明不當立也。此書殺糾復稱子者。明不當殺也。或奪或予。於義各安。春秋精意也。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糾雖爭立。越在他國。置而勿問可也。必請

於魯殺之。然後快於心。其不仁亦甚矣。後世以傳讓爲名而取國者。必殺其主。以爲一人心防後患。意與此同。流毒豈不遠哉。故孟子曰。五伯。三王之罪人也。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

集說　賈氏逵曰。稱子者。愍之。劉氏敞曰。此魯人殺也。則其曰齊人取之何。甚齊侯也。內私人之國而奪焉。是取其子糾戮之而已矣。蘇氏轍曰。子糾之死。魯殺之也。其曰齊人取子糾殺之。何也。不予齊人之使魯殺其親也。故使齊其尸之。且曰有國而不能庇一人。亦所以病魯也。公羊曰。稱子糾。宜爲君也。君也。夫子糾小白爭國。未知孰宜爲君。納而未得入。而以爲未踰年之君也。可乎。高氏閌曰。桓公殺子糾。書齊人者。并其國人罪之也。書曰取殺之。重之也。張氏洽曰。糾者。齊桓公之兄弟也。以其不當爭而爭立。則爲罪。以其骨肉之至親。則不可殺。爲齊桓者。當列其

罪以告諸人。且明示親親之義而全其生。則恩義兩得矣。夫殺兄弟當目君。而稱齊人者。廢立之際。殺生予奪。寄於當國大臣之手。毫釐之差。霄壤之謬。今齊大夫始以糾爲先君之子。而盟欲立之。始謀不審。已爲罪矣。及桓公得國。又不體其君天倫之恩。從議親之辟。以赦其罪。而必殺之。廢興生死。輕率甚矣。故加子於糾。又書齊人。書取。書殺。以責其舉國君臣忘親失義之罪也。家氏鉉翁曰。此桓公殺之。而書齊人殺子糾。以路人絕之。絕之於天倫。所以大誅斥之也。魯不能納糾。又使受而甘心焉。魯亦有罪矣。

吳氏澂曰。齊立小白。魯亦立糾。以與小白爭國。小白立而魯師還。則糾乃一亡公子。寄寓於魯者爾。何罪而齊欲殺之乎。今齊有君而魯又立糾。是齊有二君矣。勢固不兩立也。魯兵戰敗。力不敵齊。故齊聲子糾爭國之罪。偪魯殺之。魯不能莊。遂殺之於生竇。殺之者雖魯。從齊令也。是猶齊人取之於魯。魯以界齊而殺之焉爾。所以著子糾之死。皆魯之罪也。李

氏廉曰。子糾書法。與子般子野同。故公穀皆以爲貴而當立。殊不知前不書子。責子糾以天倫之義。此復書子。責桓公以天倫之恩也。　汪氏克寬曰。王者之道。自修身正家以及於爲國。桓公殺子糾。晉文殺懷公以取國。夫子糾懷公。論長幼之序。雖不當立。而桓文之殺亦非也。以是得國而霸諸侯。其本固已不正矣。此仲尼之門五尺童子。所以羞稱五霸也。殺懷公之事。不見於經。非善之也。舊史不存耳。　邵氏寶曰。魯方伐齊納糾。今取而殺之。何其易也。意出於齊而歸討於魯。將誰欺乎。又曰。糾雖不當立。然無可殺。故納也。不子。殺也。子之而可殺。孰不可哉。此齊人之罪也。於魯何如。取之者齊。聽之者魯。　季氏本曰。殺糾不言地。殺之於魯也。子糾之難。召忽死之。而春秋不書者。蓋糾弟也。桓公兄也。召忽輔糾。所事已不正矣。孔子比之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而不知也。可以爲萬世之公案矣。　黃氏正憲曰。魯莊納糾有四罪。忘讎德怨一。輔邪姦正二。事定復戰三。既納復殺四。張氏溥曰。鄭莊公之克段也。使倒其口於四方而已。春秋猶惡其志存於殺。小白既爲君矣。糾避焉可也。必取而殺之。是糾罪薄於大叔。而小白忍於鄭莊也。甚之盟魯許納糾。敗於乾時。即聽殺糾。其初盟自是爲齊役矣。浚洙以備。何益乎。

冬浚洙

洙　殊音

公羊　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爲畏齊也。辭殺子糾也。

穀梁　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

胡傳　固國以保民爲本。輕用民力。妄興大作。邦本一搖。雖有長江巨川。限帶封域。洞庭彭蠡。河漢之險。猶不足憑。而況洙乎。書浚洙。見勞民於守國之末務。而不知本。爲後戒也。

集說　孫氏覺曰春秋之義凡興作書之皆罪　張氏洽曰洙水在魯北齊伐魯之道也魯雖殺子糾猶有畏齊之心故浚而深之以備齊師之至書此以見其不能明政刑結人心使大國畏之而重勞民力務以深險自守不知困民於無益古人徹彼桑土綢繆牖户之意汪氏克寬曰城郭溝池有國者之所不如是之陋也不可廢然有當守而不可不守者有不必徒恃於守者春秋書滅下陽書城虎牢責虢鄭之不能守也書浚洙書城邑者一十有四所以責魯之徒恃於守而重困民力也　湛氏若水曰非所當作而作雖時非也

丁酉　莊王十三年　十年　齊桓二年　晉繒二十一年　衛惠十六年　蔡八年　陳宣九年　杞靖二十年　鄭厲十七年　宋閔八年　秦武十四年　楚文六年

春王正月公敗齊師于長勺

勺上酌反　長勺　杜注魯地　路氏曰成王以商民六族錫魯公有長勺氏尾勺氏此商民所居也

左傳　十年春齊師伐我公將戰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劌曰肉食者鄙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將馳之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曰可矣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

胡傳　齊師伐魯經不書伐意責魯也詐戰曰敗敗之者為主或曰長勺魯地而齊師至此所謂敵加於己

不得已而後應者也。疑若無罪焉。何以見責乎。善爲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故行使則有文告之詞。而疆場則有守禦之備。至於善陣。德已衰矣。而況兵刃相接。又以詐謀取勝乎。故書魯爲主以責之。皆已亂之道。寡怨之方。王者之事也。

集說　杜氏預曰。齊人雖成列。魯以權譎稽之。列成而不得用。故以未陳爲文。　孔氏穎達曰。例稱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此傳稱齊人成陳擊鼓。不應稱敗。齊師。故解之。孫子兵書曰。誓稽之。使失其先後。謂稽留彼敵。不時與戰。使先後失其次第。魯以曹劌之語。權謀譎詐以稽留之。列成而不得用。與未陳相似。故以未陳爲文。　啖氏助曰。凡魯勝。則曰敗某師。　孫氏復曰。報乾時之戰也。斥言公者。惡其伐齊納糾。喪師乾時。不自悔過。復敗齊師於此也。　張氏洽曰。書敗而不書戰。惡詐戰也。用民力以戰爭。古有司馬車戰之法。定日刻期

兩陳相向。以決勝負。雖敗而奔。亦無多殺之禍。若詐戰而出其不意。或舉衆而覆之。則不仁之甚者也。莊公政刑不修。制軍無法。齊師之來。以詐謀而僥倖一勝。春秋深譏之。　程氏端學曰。不書伐而書敗某師。書法與隱十年。公敗宋師于菅同。　汪氏克寬曰。或謂莊公與讎國爲敵。聖人幸其勝而志之也。嗟夫。使莊公於即位之初。悉索敝賦。以問罪於齊。而有再戰再勝之功。則爲善者也。乃挾不能納糾之憤。而逞其狙詐。何有於敵讎。苟以爲敵讎。則侵宋再敗宋師。非敵讎也。　邵氏寶曰。敗之云者。以詐戰之法施之。或謂齊已陳而鼓之。何詐之有。不知劌之稽師。所以爲詐也。自後世兵家言之。可謂勝算矣。三代之用師。必不若是。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何獨於兵而不然。此聖人所以待斯世之意也。　金氏賢曰。觀長勺之勝。則魯與齊戰。我豈盡出其下哉。使莊公移乾時之戰於齊。襄未死之日。則勝亦榮也。敗亦榮也。莊公之師。

不用之以復父讎。而用之以納子糾也。可勝歎哉。

案　外兵加魯。以主客爲予奪。意責外。則書來戰。意責內。則勝書敗某師。敗書及某師戰。此定法也。魯莊於齊。既忘仇讎。而修甥舅之禮。一旦乘齊之喪。納讎子而伐之。及齊師來伐。又憤然而與戰。故經以魯爲主。而不書齊伐。胡傳以爲意責魯。不可易矣。或謂閔魯積弱。又謂齊爲讎國。故幸其勝而喜之。然則乘丘及鄑。公先侵宋。既無強弱之嫌。宋非讎國。復何所喜。乃亦不言宋伐。止書敗宋師也。邪。故諸爲異論者。悉擯不取。

二月公侵宋 此書侵之始。

公羊　曷爲或言侵。或言伐。猶者曰侵。精者曰伐。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

集說　孫氏復曰。公既敗齊師于長勺。又退而侵宋。結怨二國。劉氏敞曰。曷爲或言侵。或言伐。無鐘鼓曰侵。有鐘鼓曰伐。侵淺事也。伐精事也。杜氏諤曰。周官九伐之法。負固不服則侵之。此蓋天子命諸侯使侵之。非列國可得而專。春秋之世。侵伐戰圍者甚衆。必詳錄之。以示譏也。張氏洽曰。莊公以僥倖得志於齊。遂舉無名之師。以掠宋境。此所以致郎之師也。黃氏仲炎曰。稱罪而討其國曰伐。不稱罪而掠其境曰侵。即書所謂侵于之疆是也。春秋書侵伐雖有異詞。而均之爲挾私逞忿。無王命而專兵焉爾。　陳氏深曰。凡書侵伐。不書勝敗。掠而還也。　汪氏克寬曰。趙氏鶱例駁三傳侵伐之說。而謂聲罪致討曰伐。無名行師曰侵。然齊桓侵蔡。劉文公侵楚。豈可謂無名行師乎。文定改之曰。潛師掠境曰侵。其義當矣。

三月宋人遷宿 此遷國之始。

穀梁　遷。亡辭也。其不地。宿不復見也。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者也。

胡傳 其曰遷宿者宿非欲遷爲宋人之所遷也懷土常物之大情遷國重事也雖違害就利去危即安猶或恐沈於衆不肯率從而況迫於橫逆非其所欲棄久宅之田里刈新徙之蓬藋道途之勤營築之勞起怨諮傷和氣豈不惻然有隱乎肆行莫之顧也其不仁亦甚矣凡書遷不再貶而惡已見矣

集說 范氏甯曰爲人所遷則無復國家故曰亡辭閔二年齊人遷陽亦是也國亡不復見經不言滅者言滅則殺其君滅其宗廟社稷就而有之不遷其民謂自遷者僖元年邢遷于夷儀成十五年許遷于葉之類是也彼二傳曰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此傳云遷者猶未失其國家以往互文也　陸氏淳曰啖子曰凡言遷者有二義如宋人遷宿齊人遷陽是移其國於國中而爲附庸也如邢遷于夷儀衛遷于帝丘之類或自請遷或見彊遷皆猶爲列國故不言某人遷之言所遷之地但言移國都而已非爲附庸也趙子曰凡非所遷而遷之其惡著矣　孫氏復曰宿微國天子封之宋人遷之其惡可知　劉氏敞曰遷者何遷之者何遷之者其欲也遷之者非其欲也遷者其國家復見者也遷之者其國家不復見者也宿者何國也　蘇氏轍曰凡諸侯遷國自遷曰某遷於某人遷某猶以爲附庸也故不言滅　王氏葆曰驅而屬之爲附庸自是宿不復見則亦亡矣宋閔所爲如此閱三載而見弒於賊臣豈不曰天道好還哉　許氏翰曰遷之使未失其國家以往其義猶有所難則是王澤之未竭也僖文以後有滅國無遷國矣　高氏閌曰宿介於宋魯之間屬於宋而親魯宋人以爲貳於魯而遷之　胡氏寧曰有不利焉意欲自遷則何惡矣或介乎大國爲人之所遷者春秋閔之　李氏廉曰左氏穀梁同公羊因而臣之之說亦是而不通之詞迂僻無義故不取　汪氏克寬曰書遷國邑者三自遷者七宋遷宿齊遷紀邾鄫邿遷陽皆強遷之而取其地者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

葉夷白羽容城蔡遷州來皆以自遷爲文者也然唯邢衛乃迫而自遷蔡許爲人所遷然遷而不滅則曰某國遷於某遷而遂滅則曰某人遷某國也邢遷如歸齊桓得興滅繼絕之義春秋二百餘年之最善者後莫有繼之者矣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敗宋師于乘丘

乘繩證反乘丘杜注魯地西漢泰山郡有乘丘縣顏師古曰即春秋乘丘也括地志乘丘在瑕丘縣西北三十五里今山東兗州府滋陽縣西有古瑕丘城

左傳 夏六月齊師宋師次于郎公子偃曰宋師不整可敗也宋敗齊必還請擊之公弗許自雩門竊出蒙皐比而先犯之公從之大敗宋師于乘丘齊師乃還

穀梁 次止也畏我也

胡傳 齊宋輕舉大衆深入他境肆其報復之心誠有罪也魯人若能不用詐謀奉其辭令二國去矣偷得一時之捷而積四鄰之忿此小人之道故次者不以其事勝者不以其理交譏之

集說 趙氏匡曰公羊云齊與伐而不與戰故言伐也案言次若然則但書敗義不明乎何假言次劉氏敞曰齊宋輕用其衆揚兵整旅以徑人之國而不名所伐欲闚利乘便快其攻取之意故使魯人恫疑憂恐出奇計詐謀以自救覆滅其軍百姓父子無辜陷沒此人君貪利輕用其衆之罪也杜氏諤曰公不能復讎而反納子糾以啓齊之寇又侵宋以衆其敵致二國同次于郎公雖敗宋不足爲美許氏翰曰齊桓始入未撫其民而輕用之是以再不得志於魯晉文之入五年而後用

其民蓋監此也。

陳氏傅良曰。其言次何。以桓公之圖伯而未集也。外師未有書次者。桓公所甚汲汲者。魯也。苟不得魯。不可以合諸侯。宿師于郎。將以詘魯耳。而北杏之會不至。鄄會不至。則猶未得志於魯也。於是書次。用見桓之未得志於諸侯也。是故書齊師宋師次于郎。以志齊伯之未得志於楚也。書楚子蔡侯次于厥貉。以志楚伯之難於此焉。可以知人心矣。不苟於從齊。是人心猶有周也。不苟於從楚。是人心猶有晉也。有王者作。天下歸往之矣。

李氏廉曰。齊之忿魯。始於子糾之納。宋之忿魯。始於公之侵。而其實則齊桓挾宋以圖伯也。故胡氏發明於次敗之旨。而陳氏深察於齊宋之心。二說兼用乃備。

汪氏克寬曰。齊宋書師。著兵力之強也。書次。見其師出之無名也。魯書公書敗。見其以千乘之君。而勝人不以其道也。記稱戰于乘丘。馬驚敗績。公隊。佐車授綏。則秋所以目公而譏之也與。

秋九月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莘所巾反舞穀作武。莘。杜注蔡地。在今河南汝寧府汝陽縣境。

左傳　蔡哀侯娶於陳。息侯亦娶焉。息嬀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姨也。止而見之。弗賓。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於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楚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

公羊　蔡侯獻舞何以名。絕。曷爲絕之。獲也。

穀梁　其言敗。何也。釋蔡侯之獲也。以歸。猶愈乎執也。

胡傳　蔡侯何以名。絕之也。凡書敗。書滅。書入。而以其君歸。皆名者。爲其服爲臣虜。故絕之也。若蔡獻舞。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曹陽。邾益之類是矣。楚人滅夔。以夔子歸。獨不名者。夔子以無罪見討。雖國滅身爲

臣虜。其義直。其辭初不服也。是以獨假之爵而不名也。
春秋之法。諸侯不生名。失地則生而名之。比於賤者。欲使有國之君。戰戰兢兢。長守富貴。無危溢之行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荊楚一木二名。故以爲國號。亦得二名。終莊公之世。經皆書荊。僖之元年。乃書楚人伐鄭。以後常稱楚也。又曰。穀梁傳曰。以歸猶愈乎執也。杜以歸非執也。則以歸者。直將與共歸。不被囚執。其恥輕於執也。則以執之後。入春秋。肆禍復甚。聖王不作故也。　孫氏復曰。荊自方叔薄王室衰微。不能自救。齊桓始入。威令不行。是以荊人強暴。敢於肆毒也。　高氏閌曰。卑稱也。後漸大。故稱爵。　朱子語類曰。荊楚初書國。進稱人。從以之歸。留於楚九年。至莊王立於莊之四年。方是時。承武王之烈。內有鄧曼爲之母。外有令尹鬬祁。莫敖屈重等爲之臣。爲會漢汭。而隨人不能乘其喪。鄧不血食。而三甥無以謀其暴。於是楚勢不可遏矣。莊之十年。齊桓方謀魯以圖伯於東。而荊亦執蔡以爭強於南。故執君滅國之禍。皆始於此年。又曰。楚書荊。始此年。書荊人。始莊二十三年。書楚人。始僖元年。書楚大夫姓名。始僖四年。書楚子。始僖二十一年。

汪氏克寬曰。史記。周文王封祝融之苗裔熊繹於楚蠻。封以子男之田。夷王時。王室微。熊渠得江漢間民和。熊渠立爲王。厲王暴虐。熊渠通伐隨。令請王室尊爲王。王不聽。乃自立爲武王。至熊通伐隨。令請王室尊爲王。王不聽。乃自立爲武王。子文王始強。陵江漢間小國。敗蔡。卽此時也。公穀皆謂書荊以州舉。杜預謂荊其本號。後改爲楚。今考檀弓。謂夫子將之荊。晉語。叔向謂荊敗我。則荊或是楚故號。然商頌稱荊楚。則荊改號楚已久。或者如邾改號小邾。而仍稱邾甲。稱滕薛邾。蓋春秋略之。故舉其故號耳。嘗考近楚之國。自申息諸國旣亡。惟陳蔡爲密邇。故二國屢受侵伐。且見滅而僅存。蔡之君。自獻舞已降。死於楚者

三焉。春秋之書楚患。始之以荊敗蔡。而終之以楚公子申伐陳。聖人蓋傷之也。

冬十月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此滅國之始。譚。杜注譚國。在濟南平陵縣西南。今山東濟南府歷城縣東南七十里。有譚城。

左傳 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冬。齊師滅譚。譚無禮也。譚子奔莒。同盟故也。

公羊 何以不言出。國已滅矣。無所出也。不書出。國亡無所出也。

胡傳 滅而書奔。責不死位也。國滅身奔。而不能守其富貴。何以書爵乎。已無取滅之罪。爲橫逆所加。而力不能勝。至於出奔。則亦不幸焉爾矣。其義蓋未絕也。案左氏。齊侯之出也。過譚。譚不禮焉。及其入也。諸侯皆賀。譚又不至。責其失事大之禮可矣。坐此見滅。可乎。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楚人滅弦。弦子奔黃。狄滅溫。溫子奔衛。三國所以皆存其爵。不比於失地之君而名之也。然則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何以獨名。案左氏吳伐徐。徐子斷其髮。攜其夫人。以逆吳子。既已屈服而後奔。豈有興復之志乎。獨書名。所以絕之也。

集說 范氏甯曰。譚子國滅不名。蓋無罪也。凡書奔。責不死社稷。 孫氏覺曰。春秋之法。滅有三例。國滅而其君死之者書滅。莊公十三年。齊人滅遂是也。國滅而其君出奔者書奔。齊師滅譚。譚子奔莒是也。滅其國以其君歸者書歸。僖二十六年。楚人滅夔。以夔子歸是也。春秋之義。就其可責者責之。不責其所不能也。強大之國。以兵加弱小之諸侯。滅人之國而殺人之君。其罪不容誅也。國爲之滅而身爲之死者。非無罪。聖人方深誅

滅者之罪。不得。不少緩死者之責。故滅而其君死之者。但書曰滅。不更出死也。土地不能守。宗社不能全。愛其死而奔亡於外者。則書滅書奔。罪其不能死社稷也。國爲之滅。而民人爲之有也。宗祀又有不能全焉。是有不同天之讎。而乃苟完其一身。隨之歸而爲之臣。蓋其罪不可勝誅矣。故書滅。書歸。又書名也。滅人之國者。其例則三。而其罪則一。爲人所滅者。其罪之輕重。有三科焉。此春秋所以辯罪惡之深淺。而示誅責之輕重也。　胡氏寧曰。管仲相桓公。霸諸侯。只是詭遇。如譚有恨便滅之。鄫可取便降之。若學聖人。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也。　薛氏季宣曰。五伯桓公爲盛。威陵諸侯。以圖伯功。首滅天子之建侯。以肆威耳。儒者之不道也宜哉。　陳氏傅良曰。書滅始於此。紀侯大去宋人遷宿。未可以言滅。必若齊桓而後可以言滅矣。然則滅國自齊桓乎。前此矣。曷爲以首滅罪齊。微桓公。則滅國之禍。不接迹於天下。春秋滅國三十六。五伯爲之也。　張氏洽曰。齊桓方有志爲政於天下。非特不能興滅繼絕。而以私憾覆滅小國。其罪大矣。　李氏廉曰。啖子曰。凡滅國直書滅者。罪來滅者。甚於見滅者。言力屈而死也。如蕭邢之類。則遂黃。頓。江。六。庸。舒蓼。甲氏留吁。舒庸。萊。舒鳩。賴。蔡。州來。巢。不書君奔。當入此例。凡書滅又書其君奔者。則兩罪之。且責其不死社稷也。如譚。弦。溫。徐之類是也。凡書滅又書以歸。又書名者。既責其不死。又無與復之志。如潞嬰兒。沈嘉。許斯。頓牂。胡豹之類也。其書滅鄫。非滅而書滅。下陽不當書滅而書滅。則又變例也。以偪陽子歸不書。陸渾子奔楚不書。免其罪也。胡髡沈盈。一戰而身國俱亡也。楚滅陳不書所奔。陳無君也。夔子不名。無罪也。徐子書名。已屈節也。已上胡氏皆用啖子之說。故詳錄之。左氏曰。用大師曰滅。公羊曰。滅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也。皆可通。外傳曰。軍譚遂而不有也。言以地分諸侯。蓋誇大桓公之詞耳。　汪氏克寬曰。齊桓圖伯之初。滅

譚。滅遂。降鄑。遷陽。專以威力陵暴小國。以恐懼天下之諸侯。其後雖能存三亡國。而功不足以掩過矣。春秋書荊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齊師滅譚。譚子奔莒。則齊桓亦熊貲之爲耳。不待貶絕而惡自見矣。

戊戌　莊王十四年　十有一年　齊桓三年。晉緡二十二年。衛惠十二年。鄭厲十八年。子儀十一年。曹莊十九年。陳宣十年。杞靖二十一年。宋閔九年。秦武十五年。楚文七年。

春王正月

夏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　鄑子斯反　鄑。杜注魯地。當在今兗州府境。與元年在都昌縣西者。乃二地。

左傳　十一年夏。宋爲乘丘之役故侵我。公禦之。宋師未陳而薄之。敗諸鄑。凡師。敵未陳曰敗某師。皆陳曰戰。大崩曰敗。績。得儁曰克。覆而敗之曰取某師。京師敗曰王師敗績于某。

集說　孫氏復曰。此言五月戊寅。公敗宋師于鄑者。甚之也。公二年之中。三敗齊宋之師。可謂甚矣。王氏葆曰。宋既敗而不知懲。魯既勝而不知止。其黷武甚矣。張氏洽曰。宋師再至再敗。兵禍旋及其君。魯雖再勝。其國亦困於兵矣。趙氏鵬飛曰。宋報復之師也。屢役不勝。可以已矣。莊公以兵始禍。屢勝鄰國。能無悔乎。汪氏克寬曰。傳言侵我。經不書侵。與長勺義同。

秋宋大水

左傳　秋。宋大水。公使弔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弔。對曰。孤實不敬。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悖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言懼而名

禮。其庶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

公羊　何以書。記災也。

穀梁　高下有水災曰大水。

胡傳　凡外災。告則書。所謂災者。害及民物。如水火兵戎之寇是也。諸侯於四鄰。有恤病救急之義。則告爲得禮。而不可以不弔。故四國同災。許人不弔。君子以是知許之先亡也。凡志災見春秋有謹天戒。恤民隱之心。王者之事也。

集說　杜氏預曰。公使弔之。故書。孫氏復曰。水不潤下也。春秋之世。災異多矣。不可悉書。故外災或舉其一。或舉其二。以見天下之異也。此年秋。宋大水。二十年秋。齊大災。僖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昭十八年。宋衛陳鄭災之類是也。劉氏敞曰。此宋大水也。何以書。弔焉爾。主人告災不告異。諸侯弔災不弔異。告異則書之。弔災則書之。又曰。公羊云。外災不書。此書者。及我也。案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若水災及魯。自可記魯災而已。無爲詳宋而略我也。穀梁曰。外災不書。此何以書。王者之後也。非也。杞亦王者之後。未嘗記其災。何與。又曰。異者。天所以譴人君使修德也。故異至則內自省而已耳。非所待於外也。不當告。告爲失禮。失禮則書。災者。害之及民物者也。諸侯於四鄰。固有恤病救急之義。是所待於外也。不可不弔。弔爲得禮。得禮則書。呂氏祖謙曰。諸國告則書。其顯然爲衆所知者。亦不待告也。春秋之世。災異多矣。聖人不能盡書。取其一二甚者。以爲後世戒。張氏洽曰。比歲交兵。怨不廢禮。蓋古意之猶存而未泯者也。閔公不能踐敬之一言。而以靳宋萬自禍。乃董氏所謂出災害以譴告之而不知變者。春秋之存災異。可不察哉。張氏溥曰。兵敗於外。水災

於內。宋烏得而不亂。

冬王姬歸于齊

【左傳】冬。齊侯來逆共姬。

【禮】案周制。王姬嫁於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禮亦隆矣。春秋之義。尊君抑臣。其書王姬下嫁。曷爲與列國之女同辭而不異乎。曰。陽倡而陰和。夫先而婦從。天理也。述天理。訓後世。則雖以王姬之貴。其當執婦道。與公侯大夫士庶人之女。何以異哉。故舜爲匹夫。妻帝二女。而其書曰嬪于虞。西周王姬嫁於齊侯。亦執婦道。成肅雍之德。其詩曰。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自秦而後。尤欲尊君抑臣爲治。而不得其道。至謂列侯尚公主。使男事女。夫屈於婦。逆陰陽之位。又豈所以爲治也。春秋書王姬侯女。同詞而不異。垂訓之義大矣。

【集說】陸氏淳曰。公穀皆云。志其過我也。案書其歸。爲魯主婚爾。穀梁他處。即云爲之中者歸之。與此自相反矣。孫氏復曰。羣公受命主王姬者多矣。唯元年與此書者。惡公忘父之讎。再與齊接婚姻也。劉氏敞曰。何以書。我主之也。則曷爲不言我主之。常事不書。必非常然後書。又曰。杜氏曰。不書齊侯逆。不見公。非也。魯爲主主婚。若齊侯來逆女。而公輒不見。何謂主婚矣。乃常事自不書者也。王氏葆曰。主襄公之婚。其罪大。故書之詳。主桓公之婚。其罪小。故書之略。張氏洽曰。王姬。卽齊侯之夫人王姬是也。魯於齊爲讎。然已易世。故齊侯之來逆不書。止書王姬之歸而已。王女下嫁。無異於諸侯之女。適人者。蓋夫婦之道。乃三綱之所繫。不可不早正。故因其始嫁。而一之於諸侯女歸之辭焉。若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常禮不可紊也。趙氏鵬飛曰。魯主之也。魯。周之懿親也。爲王主婚固多矣。惟莊公之世。兩書王姬歸于齊。所以見莊之無父也。不然。同姓

主婚。常事爾。何以書之。皆以魯主婚也。左氏稱齊侯不書齊逆。亦常事也。

【春】王姬歸齊。春秋兩書之。公穀以此年爲過我。恐無來逆共姬。則魯之主婚明矣。

可據。當從陸氏淳。劉氏敞所駁爲是。

己亥 莊王十五年 十有二年 齊桓四年。晉繆二十三年。衛惠十八年。蔡哀十三年。鄭厲十九年。子儀十二年。宋閔十年。秦武十六年。楚文八年。

春王三月紀叔姬歸于酅

【穀梁】國而曰歸。此邑也。其曰歸何也。吾女也。失國。喜得其所。故言歸焉爾。

【胡傳】莊公四年。紀侯去國。叔姬至此始歸于酅者。紀侯方卒。故叔姬至此然後歸爾。歸者。順詞。以宗廟在酅。歸奉其祀也。魯爲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紀既亡矣。不歸於魯。所謂全節守義。不以亡故而虧婦道者也。魯人高其節義。恩禮有加焉。是故。其歸于酅。其卒。其葬。史册悉書。夫子修經。存而弗削。使與衛之共姜。同垂不朽。爲後世勸。若夏侯令女。曹爽之弟婦也。寡居守志。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而曰。曹氏全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聞者爲之感動。其聞叔姬之風而興起者乎。

【集說】何氏休曰。書歸酅者。痛其國滅無所歸也。酅不繫齊者。時齊聽後五廟。故國之。范氏甯曰。酅。紀邑也。紀國既滅。故歸酅。江熙曰。叔姬守節。紀季所用入于齊者。紀國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雖以酅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閒信。桓公既立。積有年矣。紀季雖以酅入于齊。不敢懷貳。然襄公豺狼。未可閒信。桓公既立。德行方宣於天下。是以叔姬歸于酅。魯喜其女得申其志。杜氏預曰。紀侯去國而死。叔姬歸魯。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之。全守節義。以終婦道。故繫之紀。而以初嫁爲文。賢之也。陸氏淳曰。啖

氏云。稱紀。言紀之婦也。書歸。善叔姬之全婦道也。蓋紀侯大去其國之後。死於他國。而叔姬還魯。至是乃歸于酅。美其能全婦道。故特書之。　劉氏敞曰。紀君奔。國滅。紀侯之没尚不書。叔姬何以得書。春秋欲因叔姬之行。以明紀季之義。言季之以酅入齊。非利之也。凡欲存國耳。此其效也。　蘇氏轍曰。叔姬始以媵歸紀。紀侯去國無歸。而叔姬歸魯。及紀季自定於齊。而後歸酅。紀季禮。故書。稱紀叔姬。明非嫁也。　陳氏傅良曰。紀亡矣。曷爲謂之紀叔姬。存紀也。國滅而復見者。善辭也。是故紀亡書紀叔姬。陳亡書陳災。　張氏洽曰。叔姬。伯姬之娣。隱七年歸于紀者。伯姬既死。叔姬實攝內事。而能不以國之存亡。貳其事君子之心。不以身之榮悴。變其奉宗廟之志。故必歸于酅。以終其身。易曰。恥能視利。幽人之貞。於叔姬見之矣。可不錄其本末。以示婦道之正乎。　家氏鉉翁曰。夫死無子。而終於父母家者。非正也。終於夫家。正也。　陳氏深曰。公羊傳。其國亡矣。徒歸於叔爾。師氏探公羊說。以爲未詳。而謂紀侯既卒。叔姬歸於父母之國可也。嫂叔不通問。況可歸於叔乎。以歸爲婦人初嫁之辭。今叔姬于酅亦言之。蓋譏之也。東海亦謂失婦人以禮自防之義。其說固通。然春秋於叔姬。當隱七年歸紀。雖媵亦特書之。以其賢也。至此已三十四年。紀國已亡。歸酅奉祀以終其身。非其婦節可重。聖筆何故書卒。又書葬。以爲婦道之勸。以是觀之。三子之說。殆不然也。　汪氏克寬曰。叔姬雖伯姬之娣。然諸侯夫人既卒。則次妃攝治內事。故叔姬雖媵妾。當奉紀之祭祀。又曰。或謂叔姬歸於叔。非其所歸亂也。夫叔姬歸于酅。酅乃紀五廟之所在。叔姬之歸。以奉祭祀。而非歸於紀季也。春秋書內女。惟紀叔姬。宋伯姬。錄本末甚詳。非賢而得若是乎。　季氏本曰。叔姬從紀侯去國。至此紀侯卒而始歸酅。宗廟在焉。義當歸也。　卓氏爾康曰。叔姬歸酅一事。足風千古。故先書叔姬之歸。以本之。惟書叔姬。故於伯姬之歸卒亦詳。不然。魯女之嫁於諸侯多矣。何

獨伯姬乎。張氏溥曰。莊三年。紀季以酅入齊。左氏云。紀判矣。讀者疑焉。紀未亡而酅先入。恐季之不能守也。及紀侯去國而薨。叔姬歸酅矣。然後益知紀季之賢也。惟紀季能存宗廟。惟叔姬能歸宗廟。其兄失國。而其弟存之。夫人卒而娣攝之。春秋錄焉。

【圖】紀侯失國而薨。叔姬歸魯。至是始歸于酅。杜氏預劉氏敞蘇氏轍皆同。江氏熙亦曰。叔姬來歸不書。非歸寧。亦非大歸也。然叔姬之志。在於歸酅以奉祀。不終居魯。故胡傳有不歸於魯之說。

夏四月

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仇牧

捷作接

公

【左傳】十二年秋。宋萬弒閔公於蒙澤。遇仇牧於門。批而殺之。遇大宰督於東宮之西。又殺之。立子游。羣公子奔蕭。公子御說奔亳。南宮牛。猛獲。帥師圍亳。

【公羊】蒙澤。杜注宋地。梁國有蒙縣。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北有蒙澤。縣南二十五里有蒙縣古城。蕭。杜注宋邑。沛國蕭縣。今縣屬江南徐州。縣北十里有蕭城。亳。杜注宋邑。蒙縣西北有亳城。今歸德府商丘縣北有大蒙城。皇甫謐所謂蒙爲北亳是也。

【公羊】及者何。累也。弒君多矣。舍此無累者乎。孔父荀息。皆累也。舍孔父荀息無累者乎。曰有。有則此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其不畏彊禦奈何。萬嘗與莊公戰。獲乎莊公。莊公歸。散舍諸宮中。數月。然後歸之。歸反爲大夫於宋。與閔公博。婦人皆在側。萬曰。甚矣魯侯之美也。天下諸侯。宜爲君之淑。魯侯之美也。

本朝執國之政而君見弒不以其私也雖欲勿死焉得而勿死聖人書而弗削以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勸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視棄其君如土梗弁髦曾莫之省而三綱絶矣

范氏甯曰仇牧扞衛其君故見殺孔氏穎達曰萬不書氏者釋例曰宋萬賈氏以爲未賜族案傳稱南宮長萬則爲已氏南宮不得爲未賜族也推尋經文自莊公以上諸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氏劉氏敞曰何以書賢也何賢乎仇牧仇牧之智則未仇牧之忠則盡矣疾其疾而忘其力憂其憂而忘其生也劉氏克莊曰仇牧荀息殺身而不能執賊春秋猶賢之家氏鉉翁曰春秋書弒君而及其大夫者凡三人皆所以錄死節也宋萬南宮萬也以討故去其族李氏廉曰孔父仇牧荀息胡氏皆以爲名獨公穀啖子以孔父爲書字疑公也卓氏爾康曰太宰督與仇牧同死官位崇於牧操

者唯魯侯爾閔公矜此婦人妬其言顧曰此虜也爾虜焉故魯侯之美惡乎至弒趨而至遇之於門手劍而叱之萬臂掇仇牧碎其首齒著乎門闔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

【彙纂】及其大夫仇牧閑也仇牧以尊及卑也

【胡傳】君弒而大夫死於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取也大夫死於弒君之難而有不書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閔公仇牧可謂不畏彊禦矣然徒殺其身不能執賊無益於事也亦足取乎食焉不避其難義也徒殺其身不能執賊亦足爲求利焉而逃其難者之訓矣何名爲無益哉夫審事物之重輕者權也權重輕而處之得其宜者義也大宰督亦死於閔公之難削而不書者非君命也有罪也惠伯死於子惡之難亦削而不書者身召忽死於子糾之難孔子比於匹夫匹婦之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者所事不正也若仇牧荀息立乎人之

國重於牧。削而不得書。身有罪也。當時督之見殺。告策必先於牧。削而不書。夫子特筆。

冬十月宋萬出奔陳

左傳 冬十月。蕭叔大心。及戴武宣穆莊之族。以曹師伐之。殺南宮牛於師。殺子游於宋。立桓公。猛獲奔衛。南宮萬奔陳。以乘車輦其母。一日而至。宋人請猛獲於衛。衛人欲勿與。石祁子曰。不可。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我。保之何補。得一夫而失一國。與惡而棄好。非謀也。衛人歸之。亦請南宮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宋人皆醢之。

胡傳 案左氏。宋萬弒閔公於蒙澤。奔陳。宋人請萬於陳。以賂。陳人使婦人飲之酒。而以犀革裹之。宋人醢萬。然則賊已討矣。曷爲不書陳人殺萬而葬閔公乎。夫天下之惡一也。陳人不以萬爲賊而納之。又受宋人之賂而使婦人飲之酒。是與賊爲黨。非政刑也。特書萬出奔陳。而閔公不葬。以著陳人與賊爲黨之罪。而不能正天討。其法嚴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集說 劉氏絢曰。弒君叛國。凡民罔不憝。況均諸侯哉。書所奔之國。則受之之罪。亦自見也。張氏洽曰。陳容其奔。罪已大矣。受賂而後歸之。與所謂殺其人汙其宮而瀦焉之意。何其異哉。陳氏深曰。不曰宋人殺萬。而書宋萬出奔陳。歸惡於陳也。陳納之。又受宋賂而後歸之。黨惡之罪。不可掩矣。吳氏澂曰。陳人當如昔年之執州吁者。以執萬。今乃受其奔。是爲逆賊之逋逃主也。李氏廉曰。經書外大夫出奔三十五。始於宋萬。汪氏克寬曰。陳人既受賊。及貪賄而後以狙詐戮之。則非天討矣。慶父弒閔公奔莒。莒人亦受賂而後歸之。及境而縊。事與此同。蓋亦不能正天討。故閔公亦不書葬也。里克甯喜皆已殺。而卓劓不書葬。蓋晉衛討亂臣不

以其罪而又不以君禮葬卓剽也。蔡般未討。而蔡景書葬。乃變例而責諸侯之不能討賊也。考經之上下文。與經之前後事。而其義見矣。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此之謂也。　季氏本曰。書宋萬出奔陳者。幸宋之臣子。猶知賢桓公而立之以逐萬也。豈可遂謂宋無人哉。　卓氏爾康曰。宋萬奔陳。賂陳得萬而醢之。受賂者固有罪。非宋之罪也。苟得賊行誅。信大義以快人心可矣。其得賊之法。安足問焉。

【集】宋萬既討。不書宋人殺萬。而止書宋萬奔陳者。責陳人受賊。且取賂也。或併罪宋人緩討逸賊。則未察當日情事而無以服宋臣子之心矣。萬勇而多力。又執大權。弒君殺大臣。立子游而遣師圍亳。勢彊若此。蕭叔與五公之子孫。以曹師伐之。構兵兩月。然後殺子游而立桓公。豈能禁萬之逸也。乃用賂請萬於陳。得而醢之。宋可謂有臣子矣。何得與陳竝譏乎。然以視衛石碏討州吁之義。則終爲有閒。故宋閔不書葬。與魯閔同。汪氏克寬

之說得之。

庚子　僖王元年　十有三年　齊桓五年。晉緡二十四年。衛惠十九年。蔡哀十四年。鄭厲二十年。子儀十三年。曹莊二十一年。陳宣十二年。杞靖二十三年。宋桓公御說元年。秦武十七年。楚文九年。

春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齊侯穀作齊人

【左傳】北杏。杜注齊地。當在今山東兗州府東阿縣境。　十三年春。會于北杏。以平宋亂。遂人不至。　是齊侯宋公也。其曰人。何也。始疑之。何疑焉。桓非受命之伯也。將以事授之者也。曰可矣乎。未乎。舉人。衆之辭也。

【穀梁】

胡傳　桓何以及四國之微者會。是宋公鄋子也。然則何以稱人。春秋之世。以北杏始。其後宋襄晉文楚莊秦穆。交主夏盟。跡此而爲之者也。桓非受命之伯。諸侯自相推戴。以爲盟主。是無君矣。故四國稱人。以誅始亂。正王法也。或曰。桓公始平宋亂。遂得諸侯。故四國稱人。言衆與之也。

集說　范氏甯曰。言諸侯將權時推齊侯。使行伯事。杜氏預曰。宋有弒君之亂。齊桓欲修伯業。故會于北杏以平之。　孫氏復曰。周禮九命作伯。得專征諸侯。若五伯者。皆非命伯。召伯賜齊侯命。尹氏策命晉侯。春秋皆不錄之。故孟子曰。三王之罪人。又曰。北杏之會。桓公獨書爵者。孔子傷周道之絕也。桓公既入。乘天子衰季。將伯諸侯。乃合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於此。首圖大舉。夫欲責之深者。必先待之重。故北杏之會。獨書其爵以與之。蘇氏轍曰。齊桓始合諸侯以平宋亂。自是遂得諸侯。故四國皆稱人。言衆與之也。僖二十八年。晉文公與

齊宋秦敗楚于城濮。三國皆稱師。蓋春秋之書始得諸侯者。好會則稱人。兵會則稱師。以示衆與之也。至襄八年。晉悼公會諸侯之大夫于邢丘。改命朝聘之數。儉而有禮。則大夫亦皆稱人。蓋亦衆與之耳。　楊氏時曰。春秋之世。以諸侯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文七年扈之盟始。以大夫而主天下會盟之政。由北杏之會始。以諸侯而主天下之政。諸侯無天子之命。而自相推戴桓公爲盟主。聖人苟不貶於其始。則後世迹此而亂。故獨書齊侯。而宋陳蔡邾之君皆稱人。則無王命而推齊侯爲伯之罪著矣。厥後宋襄晉文楚莊交爭天下之盟主而王道絕者。襲桓之故也。　高氏閌曰。齊桓始謀合諸侯。皆人之。而獨舉齊爵。抑揚之辭也。　陳氏傅良曰。春秋非主兵。皆序齊爵也。於是序齊於宋之上。而獨爵齊。將予齊以伯也。晉文公之簡曰。晉侯齊師宋師秦師。皆始伯之辭也。自是無特相會者矣。　張氏洽曰。東遷以來。王政不行。亂賊得志。強暴肆行。天下思得賢伯

之興久矣齊桓一會而宋陳蔡邾竝來受命可見天下歸之幾如水之就下然桓公苟能於宋萬初弒君之時舉兵討之則不勞告諭而天下翕然宗齊矣呂氏大圭曰方伯圖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間有若鄭莊齊僖之流雖能雄長於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下紛紛莫之統一然心猶知有周也及伯圖既興則翕然唯伯主之爲聽下以時氣勢聲燄赫奕中國賴以少事自是王命浸微矣是故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之盟則有葵丘之會會則天王實狩焉此事以觀而善惡自見矣黃氏震曰北杏之會齊桓圖伯之始也左氏以爲平宋亂家氏鉉翁曰北杏之會惟齊侯書爵諸侯在會者皆書人書爵貴之也書人示衆望之所同屬也吳氏澂曰是時管仲爲政四年矣教齊桓糾合諸侯以圖伯而始爲此會也案上年宋有弒君之亂蕭叔大心僅能率五族殄亂賊立桓公御說平宋亂者定御說之位也以平宋亂會諸侯其名正矣然列國僅有陳蔡小國僅有邾併宋四國而已若魯若衛最近於齊而皆不會齊桓之信未能孚於諸侯也李氏廉曰春秋始伯之書有三北杏獨書齊侯曹南獨書宋公城濮獨書晉侯是也然胡氏止於北杏發予齊侯之說陳氏兼及城濮至於曹南二家皆不予之蓋以鹿上復人宋則非始伯之辭矣然則曹南予宋亦可又曰此爲齊桓伯事之始桓公自莒反齊得管仲於鮑叔而任之首懲襄公田獵畢弋之戒於是管仲得以盡行其術制國以爲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士鄉十五公與國高各帥五鄉焉作內政而寄軍令興鹽筴以盡海王之利春蒐秋狩有士三萬人以方行天下而又以三選擇賢始於鄉長之推繼於官長之選復親自貴相於是民各安其居正封疆重聘幣號召天下之遊士以犀甲贖罪反棠潛於魯使爲南伐之主及

臺原漆里於衞。使爲西伐之主。反柴夫吠狗於燕。使爲北伐之主。故齊國之境。南至鬲陰。西至濟北。北至於河。東至於紀鄣。有革車八百乘。卽位數年。東南多亂者。萊莒徐夷吳越。一戰帥服三十一國。是雖伯者之事。然規模次第。亦有自矣。左氏於桓公事多略。故具於此。又曰。內政之法。十五鄉出三萬人。五家爲軌。軌有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有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五鄉一帥。帥帥之比之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者。誠簡便矣。故曰桓文節制之師。汪氏克寬曰。桓率諸侯以平宋亂。宋公決不以微者會。邾小國。尤不敢以微者會公侯。邵氏寶曰。周禮。九命作伯。天子嘗使召伯錫齊侯命矣。而穀梁氏謂桓非受命之伯。何居。命而後伯。禮也。伯而後命。非禮也。湛氏若水曰。此五伯之始也。平宋亂可也。而列國相與戴齊以爲主。是無王也。所謂功之首。罪之魁也。

案 齊侯。穀梁作齊人。據李氏廉始伯之辭。例以曹南城濮。則當作齊侯爲是。四國稱人。何氏休謂爲微者。劉氏敞謂爲大夫。皆非也。春秋之時。諸侯列於會而位乃定。左氏謂平宋亂。則宋人爲貶辭。或以爲衆辭。以爲貶者。天子錫命之法也。稱人爲宋公無疑。餘可知矣。或以爲衆辭。以爲衆者。諸侯推戴之情也。二說相兼。始爲得之。

夏六月齊人滅遂

今兗州府寧陽縣西北三十里有遂鄉。與濟南府肥城縣接界。陳氏深曰。遂國。舜之後。杜注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

左傳 夏。齊人滅遂而戍之。

穀梁 遂國也。

胡傳 滅國之與見滅罪孰爲重。取國而書滅。奪人土地。使不得有其民人。毀人宗廟。使不得奉其宗祀。罪

至不仁者。莫之忍爲。見滅而書滅。亡國之善辭。上下之同力。其亦不幸焉爾。語有之曰。興滅國。繼絕世。天下之民歸心焉。今乃滅人之國而絕其世。罪莫重矣。

集說 何氏休曰。齊桓不任文德。而尚武力。又功未足以驅逐迫脅。以強制諸侯。懼其未盡從也。約之以會。要之以盟。臨之以威。束之以力。有弗徇者。小則侵之。伐之。甚則執之。滅之。其實假尊周之名。以自封殖爾。故此年滅遂。十四年伐宋。十五年伐鄭。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西鄙。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衞。三十年降鄣。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皆稱人以切責之。蘇氏轍曰。討其不會于北杏也。高氏閌曰。齊桓示威小國。以脅大國。聖人深責之。黃氏仲炎曰。北杏之會。魯有納糾之憾。有敗師之怨。比於遂之可疾。輕重較然矣。然齊桓能忍於魯而會盟之。不能忍於遂而立威魯。望國也。知其難圖。則結以爲助。凡其恩威異用。大率聽於力。放於利而已矣。非能壹以禮義爲節也。故曰。五伯者。三王之罪人也。家氏鉉翁曰。遂人不會北杏。固爲有罪。然未至於可滅也。伯者假公義以濟私欲。滅譚矣。又滅遂。不過爲拓土開疆之計。春秋於三年之間。聯書二滅。以著齊桓之罪。陳氏際泰曰。齊桓方修北杏之會。而先滅譚。繼滅遂。其滅也有二。曰。讐諸侯。曰。倍兵力。故有滅國之事。齊桓之所以爲伯。無柔遠能邇之心。也。有滅國之事。齊桓之所以能伯。得近攻遠取之術也。

秋七月

案 穀梁云。不日。微國也。非也。經書滅而不書日者多矣。亦有書時而不書月者矣。蓋皆因史舊文也。

冬公會齊侯盟于柯 柯杜注濟北東阿。齊之阿邑。今兗州府東阿縣地。

左傳 冬。盟于柯。始及齊平也。

公羊 莊公將會乎桓。曹子進曰。君之意何如。莊公曰。寡人之生。則不若死矣。曹子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莊公曰。諾。於是會乎桓。莊公升壇。曹子手劍而從之。管子進曰。君何求乎。曹子曰。城壞壓竟。君不圖與。管子曰。然則君將何求。曹子曰。願請汶陽之田。管子顧曰。君許諾。桓公曰。諾。曹子摽劍而去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怒。桓公之信。著乎天下。自柯之盟始焉。

穀梁 曹劌之盟也。信齊侯也。

胡傳 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在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邾。納子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乃欲修怨怒鄰。危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公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詞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

集說 范氏甯曰。曹劌之盟。經傳無文。蓋有信者也。孫氏復曰。公不及北杏之會。桓公既滅遂。懼其見討。故盟於此。孫氏覺曰。魯與齊爲世讎。小白之入。魯納子糾伐之。至於屢戰。則齊魯不和久矣。於是齊桓求伯。欲與魯平。故爲柯之盟也。左氏曰始及齊平。是也。王氏葆曰。柯。齊地。而言公會。則此會本齊侯之志也。朱子曰。凡事貴謀始。莊公親見襄公殺其父。既不能復讎。反與之燕會。又爲之主婚。豈特不能復而已。既親與讎

人如此。到桓公時。又自隔一重了。如何更責他去報見讎在面前。不會報得。更欲報之於其子若孫。非惟事有所不可也。自做得沒氣勢。又況齊桓公率諸侯尊周室。以義而舉。莊公雖欲不赴其盟會。豈可得哉。事又當權箇時勢義理輕重。若桓公無事自來召諸侯莊公不赴可也。今桓公名爲尊周室。若莊公不赴。非是叛齊。乃叛周也。

張氏洽曰。魯莊自齊桓入國。屢與之戰。雖一再勝。而齊方修軍政以圖伯。魯有見伐之虞。至此始及齊平。公穀所載曹子之事。齊桓捐小利以收魯。容或有之。皆伯術也。但公羊言之過其實耳。

趙氏鵬飛曰。公羊載曹子於盟齊歸汶陽之田。至葵之戰而後能取。無足據者。然以爲桓之信。自是結於諸侯。則有之。公伐齊納糾。於桓爲讎。又敗齊師于長勺。郎之次。齊又不得志。魯之怨。齊蓋未償也。今頓釋前憾而爲是盟。桓之心。蓋休然有容矣。宜諸侯之心服也。

李氏廉曰。曹子之說。趙子不取。胡氏亦未及之。然考之當時。桓公修伯。非得魯則不足爲重。故捐小利以收之。魯亦知齊欲以信求諸侯。故因盟以求地。而公羊遂誇大之也。蓋魯自長勺乘丘之勝。國勢稍振。齊不敢以待譚遂之術待魯。而多方以求之。屈已於歸田之請。遷延於姻好之成。示威於三國之伐。耀武於戎捷之獻。而魯自是不敢有從違之心矣。九合之盛。亦原於此。公羊之說。不可謂無。

汪氏克寬曰。公羊稱齊襄復九世之讎。則失之過。莊公當其身釋怨不復。則失之不及。今考桓公至定公。纔八世。而夫子相定公。會齊侯于夾谷。安得謂九世猶可復讎乎。春秋於禘之狩。人齊侯以貶公。於溺會伐衛。貶不書公。子於圍郕。諱不書公。屢加貶絕。則復讎之責至矣。故柯之盟不復致貶。誠以齊桓倡霸尊王安夏。顧不可以區區不能報之寡弱。召其危辱。以獲戾於先君也。聖人輕重之權衡。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張氏溥曰。柯之盟。史記公羊以爲曹沫之劫也。仁山金氏則曰。遂在濟北。必魯之附庸也。齊未得魯。必有

伐之師。伐遂而卒滅之以威魯。是以魯忍而與齊平。爲柯之盟也。齊桓修霸。必先以義動諸侯。欲重於諸侯。必先得魯。北杏之會。宋陳蔡邾皆至。猶未有魯也。至公與盟而齊伯成矣。反稷之會而爲北杏。忘長勺之敗而爲柯盟。桓之所以能爲諸侯主也。

案汶陽歸田。不見於經。先儒多疑之者。然經以公會爲文。則此會乃齊桓之志。桓欲親魯以圖伯。不惜小會以結之。是以屢戰之怨。一旦而平也。張氏洽。李氏廉。俱不廢公羊之說。今從之。隱三年盟蔑。莊八年盟蔑。經不書日。穀梁曰。其盟渝也。此年盟柯。公穀皆以不日爲信。豈蔑與蔑俱不可信。而柯獨不渝乎。盟柯之後。鄄再會而魯不從。則亦未可爲信也。況扈與葵丘。桓盟亦有書日者。則又遷就其說。或以爲危之。或以爲美之。何前後之互異乎。朱子謂以日月爲褒貶。穿鑿無義理者。此類是也。夫日與不日。皆因舊史。假使舊史所無。則聖人安得而強加之乎。故凡以日月爲例者。皆不錄。

辛丑　僖王二年　十有四年　齊桓六年。晉緡二十五年。衛惠二十年。蔡哀十五年。鄭厲二十一年。子儀十四年。曹莊二十二年。陳宣十三年。杞共公元年。宋桓二年。秦武十八年。楚文十年。

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

左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諸侯伐宋。其稱人者。將卑師少也。

胡傳　宋人背北杏之會。十四年春。諸侯伐宋。齊自管仲得政。滅譚之後。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主將。亦未嘗動大衆出侵伐。蓋以制用兵。而賦於民薄矣。故能南摧彊楚。西抑秦晉。天下莫能與之爭也。或以爲貶齊稱人。誤矣。

集說　杜氏預曰。經書人。傳言諸侯者。總衆國之稱。程子曰。春秋之法。將尊師衆曰某師。將卑師少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帥師。將卑師衆曰某人將。尊師少曰某伐某。齊自管仲爲政。莊十一年而後未嘗興大衆也。其賦於諸侯亦寡矣。終管仲之身四十年。息養天下厚矣。惟救邢稱師。譏其次也。至於秦晉。使之不競而已。不強致也。是以其功卑而易成。張氏洽曰。伐宋而同陳曹。皆宋之鄰。不動遠國。亦簡便之規模也。吳氏澂曰。北杏之會。齊侯本以定宋君之位。而宋不孚也。李氏廉曰。經列國書人而伐者。齊伯之編有三。此年伐宋。十五年伐鄭。皆連三國而稱人。將卑師少之文也。晉伯之編有三。文二年伐秦。十七年伐宋。宣十年伐鄭。皆連四國而稱人。貶之之文也。餘若宣元年。二國伐鄭。僖三十三年。三國伐許。宣二年。四國侵鄭。稱人皆在貶例。汪氏克寬曰。十三年滅遂。十五年伐鄫。十六年伐鄭。十九年伐我。二十年伐戎。二十六年伐邢。伐北戎。皆書爵。則君自行爾。伐音

夏單伯會伐宋

單音善

左傳　夏單伯會之。取成於宋而還。

公羊　其言會伐宋何。後會也。

穀梁　胡傳以稱人爲將卑師少。揆之經文所書。亦不盡合。至謂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將。則以何人爲將耶。此說之不可通者矣。然相沿已久。姑存其說。

六年伐徐。二十八年。伐衛救鄭。三十年降鄗。閔元年救邢。二年遷陽。僖四年。伐陳侵陳。七年伐鄭。十七年伐英氏。皆稱人。惟次聶北。城邢。伐厲書師。救徐書大夫。其餘侵蔡。伐楚。伐鄭圍新城。伐北戎。皆書爵。則君自行爾。伐山戎書人。獨非將卑師少者。以遇魯濟獻捷。書齊侯故也。

胡傳　胡傳以稱人爲將卑師少。揆之經文所書。亦不盡合。至謂二十年間。未嘗遣大夫爲將。則以何人爲將耶。此說之不可通者矣。然相沿已久。姑存其說。

經 會事之成也。

胡傳 隱公四年。諸侯伐鄭。翬帥師會伐。則再舉宋陳蔡衛四國之名。今諸侯伐宋。而單伯會伐。不復再舉三國之名。何也。宋人背北杏之會。合諸侯而伐之者。齊桓公也。會伐者無貶焉。故其辭平。主謀伐鄭。而欲求寵於諸侯以定其位者。州吁也。會之者黨逆賊矣。故其辭繁而不殺。疾之也。再舉而列書者。甚疾四國之辭也。言之不足。故再言之。而聖人之情見矣。

集說 何氏休曰。據伐國不殊會。曹伯襄言會諸侯。本期而後故但舉會書者。刺其不信。因以分別功惡有深淺也。從義兵而後者。功薄。從不義兵而後者。惡淺。范氏甯曰。伐事已成。單伯乃至。孫氏復曰。此公使單伯會伐宋也。桓以諸侯伐宋。本不期會。魯自畏齊。故使單伯會伐宋。三國稱人。獨書單伯者。吾大夫不可言魯人故也。劉氏敞曰。其言會伐宋何。往會之也。伐宋之時。本不預謀。後聞。乃遣大夫往會之爾。高氏閌曰。非既約而後期。與袁僑如會同。胡氏銓曰。齊桓非天王命而專伐。亦春秋之所惡也。孟子曰。天子討而不伐。五伯摟諸侯以伐諸侯。三王之罪人也。張氏洽曰。魯自盟柯。已平於齊。而未從其役。故因齊討宋。命上卿帥師往會。示從伯之意。齊桓方興。理勢當從。固異於翬會宋殤。黨亂賊。伐無罪矣。故書會伐。而不再敘諸國也。吳氏澂曰。伐宋之役。齊止用近宋之陳曹。而不煩遠兵。然魯方從伯。故齊雖不徵於魯。而魯自遣單伯以兵往會也。俞氏皐曰。單伯魯卿。元年逆王姬者。左氏以爲周卿。杜氏附會以爲畿內諸侯。蓋周有單子。非單伯也。若周之單伯。則當書曰。天王使單伯會伐宋。今先書春。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則知齊主兵也。夏。單伯會伐宋。則知魯臣會伐也。又如隱公四年。四國伐鄭。宋主兵而翬會伐。辭與此同。由是論之。單伯魯臣確矣。鄭氏玉曰。案

左氏於單伯逆王姬。誤爲送至。是附成其說。故以爲齊請師。而單伯王臣會之也。李氏廉曰。內大夫會伐者八。獨單會四國伐鄭。與單伯會伐宋。皆先列諸侯之伐。然後稱會。蓋後會之師於周。單伯會之。故考成十六年。十七年。況定四年傳云。劉文公合諸侯伐楚。而經仍書公會劉子諸侯侵楚。今既稱單伯爲魯大夫明矣。

附錄左傳 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鬬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問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釁焉。妖不自作。人棄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使謂原繁曰。傅瑕貳。周有常刑。既伏其罪矣。納我而無貳心者。吾皆許之上大夫之事。吾願與伯父圖之。且寡人出。伯父無裹言。入。又不念寡人。寡人憾焉。對曰。先君桓公。命我先人。典司宗祏。社稷有主。而外其心。其何貳如之。苟主社稷。覆國內之民。其誰不爲臣。臣無貳心。天之制也。予儀在位十四年矣。而謀召君者。庸非貳乎。莊公之子。猶有八人。若皆以官爵行賂勸貳。而可以濟事。君其若之何。臣聞命矣。乃縊而死。

大陵。杜注鄭地。今河南開封府臨潁縣北十里有大陵城。

秋七月荊入蔡

左傳 蔡哀侯爲莘故。繩息嬀以語楚子。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嬀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吾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楚子以蔡侯滅息。遂伐蔡。秋七月。楚入蔡。君子曰。商書所謂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者。其如蔡哀侯乎。

穀梁　荊者。楚也。其曰荊何。州舉之也。

集說　張氏洽曰。息之亡。蔡之入。皆哀侯致之。惟干戈省州不如國。國不如名。名不如字。

厥躬。亦足見蔡自會鄧懼楚之後。非但不爲徹桑土。繆牖户之謀。而以一婦人之故。再召楚師。始則身虜。繼以國破。楚熊貲興兵以悅婦人。當時齊桓之業未成。遂致其橫行淮漢。故特書蔡之見入。兩著其罪也。呂氏大圭曰。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猶修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玉帛之好也。伐鄭伐衞伐戴。則猶同諸侯兵車之會也。自敗莘以來。五年兩被荊。伐齊桓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而後。蔡皆不與。蓋折而從楚矣。是故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城濮之役。楚既大創。蔡始改圖。踐土之載書曰。晉重耳蔡甲午。晉文既歿。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晉悼之興。列國悚焉聽命。而蔡且安於楚之宇下。終悼之世。不能得蔡也。晉悼歿而楚之役。蔡常從之。蔡昭以裘佩之微。遭三年拘止之辱。沈璧以絕楚。質子以請晉。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柏舉之戰。遂使蔡人假手於吳。楚禍雖深。蔡憂未艾。哀元年。楚復圍蔡。蔡人終爲楚所并。其從楚最先。其事楚最堅。而蒙楚之禍最甚。

趙氏鵬飛曰。齊桓圖伯三年。得魯而失宋。諸侯蓋未協也。而荊又入蔡。齊桓蓋患之。而未有以制也。其後凡二十六年。諸侯協從。中國無釁。而後伐之。亦足見楚之強。不可俄而服也。

李氏廉曰。蔡爲周室宗盟之長。近於楚而嘗受楚禍。故自北杏之後。齊之盟會。蔡不復與矣。蔡之始錄於經。則會鄧以懼楚。終錄於經。則遷州來以避楚。楚之始錄於經。曰圍蔡。齊晉之伯。其極盛。則侵蔡以伐楚。其極衰。則會召陵以救蔡而不能。終於柏舉之戰。吳操中國之權。又以蔡故焉。原一蔡之始終。而中國消長之形。荊楚強弱之端。皆可見矣。

案蔡以女子啓戎荆以彊暴虐小誠有罪也蔡從齊爲北杏之會而荆人入之齊桓坐視不恤不亦病乎經書荆入蔡參譏之也然則齊桓不知蔡之當救邪非也是時桓之力尚未足以制楚故不欲自挫其銳而姑以蔡委之況宋人甫會而遽畔桓專力以謀宋則勢難相顧矣豈不知蔡之當救也哉

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鄄

鄄音絹

地東郡甄城今山東東昌府濮州東二十里舊城集故鄄城也

左傳　冬會于鄄

宋服故也

穀梁　復同

會也

集說　范氏甯曰諸侯欲推以爲伯故復同會于此以謀之

劉氏敞曰左氏見周有單子遂誤以單伯亦爲周大夫凡王人出會諸侯無不序公侯之上者宰周公劉子之類是也既序公侯之上則是主會之人矣何必赴以單伯會諸侯乃成主會乎左氏誤以單伯爲大夫杜氏因爲之飾說欲證單伯使必爲周人而委曲求合非解經之體也

高氏閌曰諸侯伐宋踰時不解至是宋公始服而爲此會

張氏洽曰宋公親會魯卿而齊伯略定矣

吳氏澂曰陳蔡曹邾已歸齊者不復與會蓋齊之伯政務簡便不欲煩諸侯也

李氏廉曰經書內大夫會外諸侯者六惟單伯于鄄季孫宿于邢丘會伯主及列國其餘若公孫敖會晉侯公孫歸父會楚子季孫行父公孫歸父之會齊侯皆特相會也大夫會諸侯伉尊出位左氏例以爲內大夫可會外公侯非也雖齊桓初伯得魯爲重不以單伯爲嫌魯人顧望未專從齊不以單伯爲卑然他日開權臣之專未必不始於此

季氏本曰先儒以此爲衰之會一也其說本於論語九合諸侯之言故以九定會數又計桓公之會不

止於九。則又以衣裳之會九。兵車之會四足之。此由不知九當作糾之過也。朱子辨之詳矣。卓氏爾康曰。衛朔入國。不通諸侯者九年。鄭突自遇垂。不通諸侯者十一年。今皆不敢不至。宋服故也。

欽定春秋傳說彙纂卷第八